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予昔觀書太史氏有裕陵實録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修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增入以朱刪去以黄所書曲水令宇文某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

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黄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和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葢世之為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為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弗籍葢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

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況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況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羌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為己任言不一讎以强仕易嘉遯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織以自臭於中允無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夬午嘗編輯遺文屬予敘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夬午之從弟公諧

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啟凡為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泌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谿予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人趙心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

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知慮而益劭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紿取利祿而罔聞于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源録序

里人張寅臣既刊伊洛淵源録求予一言予方自端還卭未遑也會邵陽守李侯闕諱以予昔歲為周程諸儒請易謚及前作祠堂記梓為一編刻成見寄予舉而付之曰予所欲言者盡於是矣寅臣請其說予慨然曰難

言也士患書之不廣也詞之不多也不知書益廣而離學者深湛之思詞益繁而非古人萃渙之義然則是録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徳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将以反觀内省藴實含美為輝光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録之行庶幾其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放靖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序篇既及卿泝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示史漢四紀進楚隱尊義帝去逆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具一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未訖祚天下猶為趙氏楚隱安得為紀漢高帝親受軹道之降其年項籍改窜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為漢則漢不得以正其

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始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後世知母后權臣之專制不可以刼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為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為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顔注所集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顔游諸書皆泯滅無傳世儒未嘗不是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註拾遺凡史官紀載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后立紀外戚封王必明辯詳説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九等之叙有不當律歴志黍鈞之數有不協靡不捜索以歸于是邑虔康瓚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既為之繩愆糾失下至

一物之微如蛭蟻蜩蟬蛻龜之辨弗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强識善著書嘗為歐陽子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端今又以見屬嗚呼嬴政卒意變古而漢興昧於有攸往夙吉之訓凡三代獻文無所證於後世予嘗讀其書而憤歎乃考之六經訂之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為一書使後人泝流尋源尚有以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於及卿之註也重有感焉既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

厲云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伏怢時制切習也於卑陋勦先民之遺言襲近世之俚說苟以綴緝詞章譁世攫榮則曰學如是可矣同郡計子真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浮沈俗嗜歲有所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厥子袞臣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遽復於漢初而又汩於中世以

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士散極於劉石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之存者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為讀哉使子真取友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其所正之謬當不止此拊卷太息得識其首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詞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某謂不然辭雖末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無本

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辭自命也若表若辭肆筆脱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强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體後来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為辭章之宗也孰知其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

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為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
甲科直聲勁氣響撼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
牧風裁清峻屢諂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
蜀人高其風某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
大理少卿叔正為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
所不敢叔正既卒公之諸孫裒老圃遺文若干卷鋟諸
梓謂予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隘矜利貽才言語以為
華富貴以為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既不可得

今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盖辭心聲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為辭之本既在此是宜發越著見非浮夸纖麗者可同年語也後之覽者當於是考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侯氏少陵詩註序

黄公魯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夫無意而

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蓋子美負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才士嬈青配白以為工者往往辨方域書土實而居者有不盡知譏時政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蓋魯直所謂闖乎騷雅者為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之也眉山侯伯修予甞與之為寮聞其雅善子美詩為之箋釋而未之見其

子伯升始求予叙所以作閲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己見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恥之予亦恥之侯名仲震紹熈元年進士仕至綿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

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恕于夔館之累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之外又裒當時答問之語為一編孟博將刻諸梓乞言以識篇首予為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来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儁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掀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貲者廣

採兼畜可以緝文不必窮捜博攷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之憂詎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儆焉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三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来世數民散梏失言

湮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仁義之奥發揮陰陽之賾而日用飲食之近宫庭屋漏之實反覯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無實也朱張氏作師傳友習講貫加密然而散在方冊浩乎溟瀆至彭公為訓蒙之書諏經攷傳韻聯辭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欽蓋六學之會百行之畜其季鉉也以校本来嗜之益篤玩之益熟起家守瀘念扶世而善

俗取諸此書殆不翅是乃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集執徐之歲辰會大火之宿臨卭魏某書于州庠之塾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間為予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為世楷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某為我廣諸蜀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一事久未能決厥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渡瀘叙州守馮侯

邦佐已刋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熟復之葢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闗洛諸儒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公同被薦名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人大入與張公為當路策守禦甚悉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建藩輔必擇守令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黄誤

國之不可再引誼廟上往往有敵己以下所不能堪者高皇帝離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既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敷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遏堅懇至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為北國之陪臣蓋視胡公邦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

公發之暨趙張去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為之父仁仲為之弟講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心梓讀史管見以扶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實最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葢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

功於斯世矣乎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於篇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柱下史答敭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子謨陳思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熢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行為世師權臣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名用五人堅卧不起然而人謂是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楊公隱居幾十年矣講學黨庠刑善表俗予繼以言事遷靖尚冀髙廟神靈相予西還

儻得從公遊也其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忽以竁銘為請予驚悼累日後數年起家守瀘仁舉又哀公論著請一言以叙篇端予甞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顔子有不善未甞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甞復行至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楊公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發之論常常諷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乎

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退藁凡四十卷

注黄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黄公詩前劉後李既為識所以作厥子震龍又求予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為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毫造作之工也而後世顧以纂言比事為能每字必謹所出此詩註之所以不可

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升降云

鶴山集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五十六 五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于世第

鶴山集卷五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序

攻媿樓宣獻公文集序

今之文古所謂辭也古者即辭以知心故即其或慙或枝或游或屈而知其疑叛知其誣善與失守也即其或詖或淫或邪或遁而知其蔽陷知其離且窮也盖辭根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氣之薄厚志之小大學之粹駁則辭之險

易正邪從之如聲音之通政如蓍蔡之受命積中而形外斷斷乎不可掩也四明樓宣獻公蚤以名進士發身三朝大典多出公手天下之稱記覽詞章者未知或先孰知公之所以反觀内省者匪辭之尚惟媿之攻其詩曰參乎病知免遂使啓足手寧知起易簀乃在此叚後人至於内自攻治知義理之無窮而毫髮之不可媿則浩乎兩間不憂不懼而辭之本立矣某之生也後雖不克執書册以從公游泰禧間有位于朝是時孽韓猶竊政枋浸悔前誤凡慶元所黜之士收羅殆

盡如宣獻之高風尤所欲即者至追意舊題蘇帖之詩常常諷道以致懷賢之意而公也十有三年之間卒無一語入都以訖于韓氏之敗公之攻媿非茍言之實心體而身踐焉昔人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以公之所養若是則其肆筆脫口之餘公平坦易明暢淵永亦理然也公之子瀗（之純切涉也）嘗與予為同舍郎端靖而敏於學少侍公左右習知言行嘗裒梓遺文得百有二十卷而卒其季治屬予識篇首會予得罪徙靖厥十有二

年漳之子杓守南康而予適至廬阜杓乃言曰昔歲季父之請則我先人之志也不可復請乎予惟公之平生有表正獻狀其行劉文節銘其竁而奚以予言爲念不可終辭也則爲敘其修辭之本以復于孝子慈孫云

吳彩鸞唐韻後序

韻略之得名蓋謂音韻各有畛略也韻字從音從員略字從田從各皆一形一聲兹其大端矣是書號唐韻與今世所謂韻略皆後人不知而作者也然其部敘於一

東下注云德紅反濁滿口聲自此至三十四乏皆然於
二十八删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上
聲去聲亦然則其聲音之道區分之方隱然見於述作
之表也今之為韻者既不載聲調之清濁而平聲輒分
上下自以一先二仙為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蓋自真字
而來學者由之不知而隨聲雷同古人造端立意之
本失矣此書別出齋字為一部注云陸與齋同今别
然則今韻從陸本疑此本為是今韻置覃談於侵後升

蒸登於青後以古語三字叶今男字叶音徵字叶禎父字叶兵疑今書為是今書又升藥鐸於麥陌昔之前置職德於錫緝之間古語白為薄宅為度舄為鵲石為勺錫緝與職德聲為最近蓋創始者多濶疏而因仍者易精密此皆為學者之所當知而舉世不之問也余得此本於巴州使君王清父相傳以為吴彩鸞所書雖無明據然結字茂美編袠用葉子樣此為唐人所書無疑其音韻雖與易書詩左氏傳及二漢以前不盡合然世俗

承用既久姑就其間而詳其是否焉若夫孫愐叔文較之今本亦有增加書字處要皆以此本為正

蔡文懿公百官公卿年表序

古者王朝有史凡典瀆筴書之事掌焉若諸侯之有史僅見於封康叔封伯禽而它國無所考自晉有乘秦有記魯有史皆私史也或者其周之東乎史之綱要以編年為本而汾王以上諸侯有世而無年至於共和則國各紀元逺其甚也不稟正朔而年歴益紊仲尼因魯史

而脩春秋繩以五始之文不得已也粤戰國而後則侯國之史藏在周室者又蕩於秦火司馬子長網羅放失裒為紀傳世家自成一家之言念無所總壹以寓其經世之意也則年表作焉劉杳識之謂得法於周譜崔鴻後亦倣其義例著為十六國春秋乃自東漢魏晉七代以來史之表俄闕惟我聖朝歐陽公修為唐五代立表司馬公光復取宋興以來百官公卿為之表斷自建隆訖于治平近世李公燾因文正公之舊而增修之訖于

靖康二書亦云備矣而永嘉蔡公又自治平以訖紹熙不相襲沿自為一表不惟近接文正公之編亦以遠述太史公之意其子範出是書屬敘所以作于嘗妄謂子長之表厥義弘遠而世鮮知之以劉知幾之博通猶曰表以譜列年爵則餘人可知近世惟呂成公獨識此意其說蓋曰三代世表以祖宗為經子孫為緯以見五帝三代皆出於黃帝也十二諸侯表以下詳列諸侯以世為經以國為緯以見親疏之相輔也至於高祖功臣侯

表以下以國為經以年為緯則即異姓同姓始封之多寡後嗣之興絶而勲戚之薄厚又可槩見姑以惠景閒侯者言之大小凡九十餘距建元太初而後曾幾何時而始封之裔卒已國除而以宰相封者一以邊功封者七十則勲舊至是寧復有存而窮兵黷武之事著分封子弟之議起矣百官公卿表取古策書遺法大事主於上而公卿百官之進退附焉一時君臣之職分不加一辭而得失自見嗚呼如成公所言則子長之表也豈徒

以記譜牒書官名而已哉身幽道否有鬱弗祛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以明理亂得失之實此子長忠愛之心而人不及知也班孟堅亦子長之亞也其分同異姓三表已不識漢初並用親賢與子長陰寓美刺之意同姓侯王廢年經國緯之制王子侯以下廢國經年緯之制徒識譜繫無關世變百官表則僅以識沿革拜罷而人事咸無所考惟外戚恩澤侯表稍有微意至古今人表則又多舛繆甚矣載筆之難也今蔡公首摘大事以

附年歷即熙豐祐聖崇觀政宣之事以為經而上意之好惡人才之消長皆可坐見與僅書拜罷而不著理亂者蓋有不侔此非深得古策書之意疇能及此惜其中興以後大事未及記也昔人謂作史者必有才學識三長才學固不易而有識為尤難用敢以舊聞於先儒者識諸篇首公名幼學字行之以明經為南省進士第一官終于禮部尚書謚文懿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通鑑綱目發明序

嘗聞先儒謂通鑑之書雖非一歲之積一人之力乃繇數論新法小人思以中傷遂謂書局之人利尚方好賜者於是速於成書嗚呼君子之不容於世也如此以司馬公之篤學實踐與劉范諸賢之清介無毫髮可指尚文致其事既乃知實未嘗有所受然因是畏譏遠謗自唐至五代期會迫蹙不暇詳校矣朱文公為之綱目以集其成書法精嚴彪舉臚列亦幾無餘憾而尹君起莘又為之發明或疑其贅而予謂不然文公雖以文正文

定四書隱括成書而實本諸春秋之法著國統之離合謹義例之正變貫事辭之始終此猶坦白易見至有直書詳述而一字一言之間如稱國稱名書卒書殺之等不加褒貶而美惡自見者則發明之書於是為不可已予以疾憊讀尹君之書不能竟帙而嘗涉獵焉三晉之事直據史記為自相推立實未嘗請命曹操篡於漢末實未嘗畏名義而不敢廢漢至書漢魏晉唐以來亂臣賊子孽后妖嬪推明文公秉法之意尤懔懔可畏是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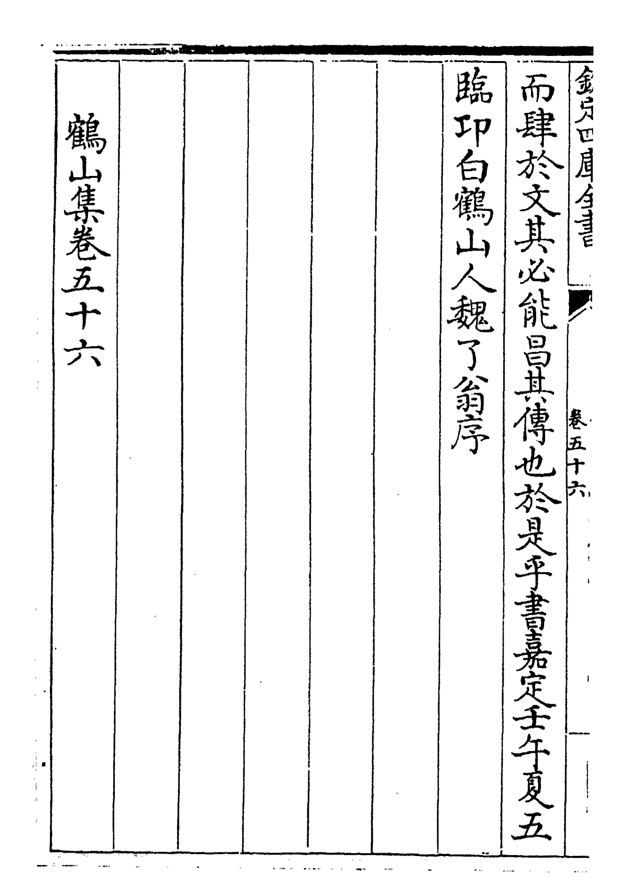
若行綱目之忠臣也

游忠公仲鴻鑑虛集序

嘉泰三年秋予召入學省道漢嘉始識游忠公居句泆歷歷爲予道紹熙末年事未嘗不欷歔感慨也厥十年予持節公所居之部會公下世爲詩弔之既又以公有功宗祏言于先帝暨守潼川獲交公之子侶除館舍之益習公之言行又十餘年與侶同朝間以公遺文一編諗予曰我忠公與聞大計之請久鬱不伸蓋首發于先

朝宗相忠定公侑食清廟之典久抑不行公力賛于當日今宗相之遺忠既白則我忠公亦將聯有傳我公而有知也其不悼其不伸矣今以平生論著梓類成編願敘所以作予惟忠公之大節天子有詔禮官有議劉文節公父子述之吾友李徽之傳之垂日星而睹河漢尚奚以予言為也雖然其不遇姑略施行者也嗚呼使君而射策不批鱗歷仕又睢盱阿附則身都美位矣然淹淹九泉下後世聞其名猶將唾棄刻其文乎其不

以彼而易此所以有傳而不與死俱泯者氣使然也君
壯時猶及見蘇黄門黄門謂君使得見先兄當不在六
君子下一時所交如唐子西張芸叟皆敬稱之其文之
有傳雖不遇猶遇雖死猶不死也了翁與君居異州生
不並世嘗聞其風矣未見其書也其從孫運達從余遊
既久一日持君文一編求余敘將再鋟木以廣之余謂
公之文自足以不朽焉用敘運達請不已余感君之氣
節烈烈不究其用而託其傳於言又喜運達之強於學



而肆於文其必能昌其傳也於是乎書嘉定壬午夏五

臨邛白鶴山人魏了翁序

鶴山集卷五十六

鶴山集卷五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銘

高才卿靜菴銘

火陽根陰水陰根陽動靜互根體用以章周流貫徹無迎無將其在人焉勿助勿忘方其靜也物生而蒙湛然未發乃所謂中及其動時維由斯衷匪磬匪交爾痾余恫執靜而求靜而無靜執動以觀淵乎有定陽上為艮

在下為震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物之對峙理固云然蓋必體立用乃有行人生而靜性命於天感物而動好惡形焉聖人主靜以立人極學者匪靜疇保天則至日閉關非一絶物所主寂然天心以識主之柰何其惟敬乎事物未交存養弗渝隨所發用本體自如謂不然者羲文我誣

計祖孟存耕堂銘

吾鄉計祖孟甫秉心端靖克世厥家期有以遺子孫者

采摭古語名堂曰存耕而屬余為銘銘曰
人以一心成位覆載虛靈明徹萬化之會厥初維何有
生攸同無町無畦充周莫窮為間不用若彼濯濯未嘗
有材胡為萌蘖夜旦所息不足以存居之而餒矧裕後
昆介然用之存存弗失既薅荼蓼匆使能殖我耘我耔
千耦澤澤匪今斯今自古孔碩匪碩而家厥施孔將凡
我同宇于倉于箱存耕之義其究在茲式昭斯銘無斁
而思

何仲敏介軒銘

靜虚則明惟明故通吾觀諸豫雷出地中莫靜匪地莫震匪雷靜而無靜神氣有開人居動中以動為静即動觀動胡能有定如石之介斯止其所静極而動沛乎莫禦坤立其體石象其質豫之為義以是為吉其吉維何知幾之微其知維何敬以主之主之弗渝動静一如謂是介者其庶幾乎

牟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不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為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敬述所聞以告節甫

潼川于克實節甫不欺堂銘

毋謂不知莫余之睹人將視已帝實臨女所以古人不

見是懼敢告于君力事斯語

潼川運司新建懷咨堂銘

維天生民羣植並鶩作之君師用乂厥庶大夫卿士牧長般輔限維挈持細大具舉皇猶惕兹嗟遠士女爾忱弗屬彼鬱誰愬肆命使臣衆感是顧禮樂之光赫赫載路臣拜稽首縈不忘懼圖惟斯酬爰疚厥慮孰施而理孰蔽而斁孰後孰先孰若孰否孰為無告未就理所孰為不臧悩我憲度蚤夜以懷庶無爽侮乃咨乃度于仕

于處于邑于野忠信是與懷而不洛亦孔之固洛匪其人明甚於暂既懷既咨罔有遺諝朝發諸心夕振其部王澤國章有煥于下豈惟使臣君都美譽視彼沾沾寵利云詡縣疲弩矢郡避繡斧是將夸榮衹赫童孺下使不佞嘗事斯語揭名斯堂職念其居謂莫余覿上帝臨女

潼川府新城銘

嘉定十二年春眉山李侯被命守潼夏四月

庚午興元禁旅爲亂批利閬擣果遂將闚潼

川永嘉曹君奉使按刑盛守備以待侯聞變

疾趨厥既領州益大修武備威聲外懾賊不

涉境秋七月庚子賊平乃建治城湟且包牛

峯移西溪為久遠計伻來以圖屬臨邛魏了

翁為之銘銘曰

在昔生民戢戢同守維辟奉天綏爰九土經猷立極陳

軌設度體天之險等威以敘因地之宜溝封以固猶慮

有欲不相保聚弧矢取睽門柝取豫俾居無虞而害有

御然後禮義教化有錯我猷爾迪爾慼我顧爾之恫瘝則我鞠苦茲恍弗屬世壞倫斁大綱既失衆目隨蠹蚩蚩赤子莫爾噢咻上怙其彊則下怨怒上安於弱則下違拒極於叔季末大不舉有開真人爰審厥御諸鎮内屬廷紳外補如榦役枝如腓從股事權雖削財力猶故承平日久歸獸偃武淮盜濮寇西戎北虜乘間伺虛宣驕用侮維時群公為郡國慮然而猶有城郭兵伍迺自金陵讀周官誤剜肉艾膚以啗胷腑郡鮮餘財民無留

賦寧復念亂徙薪徹土剏中興後張弓未紓國媮於和財耗於賂壞堞弗坏窾籍弗顧雖遇小偷夔蟣井鮒彼封疆臣無所於訴攜持負任繈屬道路肯於狄難效死弗去士恃常心匪城是阻況棄其常守在乎楚蜀之鉅屏如益梓部益城弗葺多歷年所比因創難始議興堵梓非無城鞠于水澌侯吳侯王侯沈侯許元豐汔今績用亦著人心弗同前作後沮或修或否靡届靡究況城之南殷彼牛首如薄而登如俯而取方時寧晏未睹其

咎卒然有戎委柄授手斤斤李侯我事孔疚維時膚使同德相友迺宣弘綱迺審薄厚迺上事期迺均地守迺捄迺築迺削迺甃迺祛其西繯彼大阜如滌帝牲如麗辰壯維南有闉屹若登豆維西有溪繚若篆籀人謂斯何私相與語我城我池山岳儷久我牧我監城池比壽仍俾後人永念拮据人之有善則若已有先壞而防先變而懼毋生戎心稟成恃陋我銘不磨式穀爾後

嘉定府延祥觀鍾銘

二五之運徵爲五聲周疏相濟硍緩相成人於天地禀氣受形葢與聲律一本而生故爲大鏞以首八音夙夜聽之和平其心是謂天合匪石匪金樂廢禮壊聲謝器沈二氏之宫僅存于今制雖戾古所發亦深尚敬爾聰后帝女臨

高斯謀壯禮堂銘

兄子高斯謀請余名堂爲取大壯非禮勿履之義榜曰壯禮而爲之銘曰

民受帝衷有善無惡氣質攸拘剛柔厚薄學問之道將揉其偏有能用力人十己千日改月化薄者可厚柔者可剛聖賢是蹈是以大壯繇曰利貞其彖正大見天地情其象雷天非禮勿履守正由禮壯孰大是陽動於復於泰而通至于大壯剛長不窮乘乾之健為震之動如人方剛血氣拳勇而能於此以正用之有不可奪有不敢為以約守勇以義勝欲慾其為壯百倍賁育顔主克己曾子任仁子輿養浩仲由喜聞雷天之壯曾不是過

彼自菲薄則沈於愞心徧忌修質柔狃安習久恥異形躁病難汎汎悠悠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茲甚可畏斯謀敬止格言是依申以銘詞卧興對之

游景仁侶弘毅堂銘

果山游景仁甫作堂曰弘毅屬臨卭魏了翁為之銘曰

大哉心乎出入造化進退古今皆我所得為彼自待之涼則我不敢知幸而知自好焉或衷徧氣盈無所容受

或質柔形躁不能自持古所謂士則仁為己任之死靡移其弘無不包如天地之於萬物毅不可奪如金石之與四時我獨奚為徇同耻異嘆陋嗟卑嗚呼顏何人斯曾何人斯其亦未之思與先民有言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維景仁甫其反思乎而其懋敬乎而

宋伯謨震龍達齋銘

王萬里名宋伯謨之室曰達齋魏了翁為之

銘曰

於皇上帝誕降民彝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具乎其心是曰良知能者迪兹造次不違主於質直行而適宜審於言色敬以自持匪譽匪交為所得為循循不已泉科澤陂既盈而達誰能禦之彼所謂聞潢潦涸谿祟朝雨集夕為兆龜賔主内外所差毫釐善利之分跖蹻隨夷聖門申書日揭星垂惟伯謨父惟是訓之依

表兄高南叔以絜矩名堂魏某為之銘曰

規圓矩方制器之具人之絜量奚取於矩矩生於規地
之體數半矩爲宣丈方爲堵車輿垣室皆於是取人以
一心成位載覆充周範圍貫徹今古存之爲忠推之爲
恕已有不欲亦人所惡以我所惡事上使下一膜之外
即分爾汝是以古人以身爲度舉一反三瞻前知後譬
諸大辰既正于夏則春爲龍秋蛇冬虎日之北至日在
南斗四時夜旦皆可逆數雖天之高不出勾股况我同
類儲精二五既云一本安有異慮所惡勿施所欲與聚

是心所加縱横仰俯公平正大無一闕處浩乎六合何憂何懼伯也名堂嘗事斯語我銘申之式㝅來者

存菴銘為張㸃詠之作

眇然一心形骸之内貫通古今包括細大居而父兄出而公卿内而夫婦外而友生日用飲食于墻于羮出入起居于前于衡誠之斯存隨事耿光旦晝雖梏實未嘗亡漢存雅樂周存尊彝所謂存者常常在兹張君敬哉爾心爾知爾不自存我銘奚為

忞齋銘爲裴夢得及卿作

忞之爲義或勞或謹莫知字始相承爲訓勞則勿逸謹則無失敬哉爾室毋曰不覿

恕齋銘爲師遇厚卿作

聖門之學推忠則恕參賜伋軻習察行著然而是義於文已具中心如心見於傳注人物之生職職同宇是心之靈貫上徹下參前著後窮今亘古放之則準絜之則矩無適不同以一本故人或不仁喪我權度徇己所欲

施人所惡既非如心紛擾百慮遇也念兹反覆系顧毋為空言心感形喻

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繹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譁世誣民計也甞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

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

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豈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觀盖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予韶其尚勉旃

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

彭城陳如愚愚齋銘

聖門之學貴知賤愚而陳氏子以名其廬如愚不愚與聖為一愚而不移則民之疾中庸教人是疾不痊則百其勇以及於千陳君念哉退省其私勇於克之明以為期

虞退夫𠑽敬和堂銘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此詩人以肅敬雍和形樂之聲而

記人推之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蓋操心而存則體安而氣明閑家而威則分定而志平涖官臨民而肅則上下有序而交致其情先儒嘗記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雖則云然有主有賓敬存於志慮則和見於氣形尚敬之哉以徵我銘

臨江彭應龍省齋銘

孔門弟子道師之言而有子之後曾子繼焉曾以守約為事異乎諸子之論於偏其施諸人必以察諸已其盡

諸己又以恭諸人有一毫之未合斯虧體而辱身嗚呼此其所以卒能任聖賢之重歸父母之全茍有志於是者其視茲而勉旃

合州陽醇三勿齋銘

浩然之氣生於集義未嘗知義則義外不慊於心則氣餒必有所事焉勿正心以豫待然勿正之敝則忘而廢既勿忘之又將有助長之害其朝益而暮習庶身體而心會吾非能之粗識其槩以告諸陽生相與祇勤而無怠

江萬里子遠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云不覿萬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子遠有聞于愈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汚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汝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曾三異無疑歸全菴銘

曾君無疑為百歲居衣厥祖訓歸全名廬抑所謂全非

苟全軀人物之生一本萬殊仁義忠信自生與俱物物備具無欠無餘我居廣居我位正位我行大道百年一日乃知免夫譬諸有國弗終是虞豈惟兢兢懼失一夫大訓大玉兌戈河圖有一弗備猶忝厥初譬諸農夫全付有家疆畝室垣有棄弗畬有菑弗除得為孝乎或疑永全愛及髮膚則舍生者不得全與可仕可已可生可死不辱其身不虧其體苟得正焉斯為全矣曾子之孝戰陳無避樊侯保身疆禦不畏謂玆不然託訓私己則干

逢非而孔張是太史了翁特發斯義以告無疑以儆同志

當塗辛欽夫克承孰菴銘

荆州辛侯以孰名菴臨卭魏某發所以為孰之義而系之銘曰

其耕澤澤其達驛驛陰陽既索我黍我麥其釋叟叟其烝浮浮水火既交我酒我羞自生而成俱謂之孰而於其間迭為見伏黍垂而實麥仰而縈酒醱以氣殺羞以形四時之宜九獻之節升降後先皆從其朔蓋所謂孰

陽反歸根陽伏而實陰見而文人物之生其本則一能者養之斂華就實其不能者與氣盛衰不躁而戾則柔而坯是謂不孰剛柔胥失辛侯念茲以孰名室惟侯之資則厚且夷而能善養如耨如炊剛柔節適乃底成德我銘不誣日用飲食

莆田陳師道宿克齋銘

性命之原純乎天德有氣有形則感於物喜怒哀樂臭味聲色雖感而動乃性之欲以命節性罔匪天則徇欲

而流斯為蟊賊人心天理此出彼入勝負之幾間不容髮是以先民示人用力威愛剛柔毋過不及左申孔訓以勝為克顏事四勿則克之目有能於此隨事察識如陽排陰外消内息黄宫既孚其卦為復在初即仁二比為吉其端甚微其流不測式昭斯銘勉勉無斁

靖州李升父登升齋銘

地中生木日夜所息聖人觀象以明順德盈天地間一降一騰道不孤立獨此言升巽體剛中坤陰柔外有本

有文乃升之義萬物反生復命于身由貞而元為利為亨生道不窮所立有本於滅而進於盈而反人一於升貪高騖遠本之則無升極乃困所以聖人命曰冥升而云所利不息之貞人能知此主以剛實貞元相生何有限極中庸之末凡八引詩愈斂愈約天德之歸聖賢垂訓貴若草木我申此義以勸謹獨

衡陽李芾肯齋銘

衡陽李芾名齋曰無暴棄而請予書之予請

更名曰肯齋又繫之銘曰

父生師教人所同然而有父師所不能傳譬之菑室子播子堂子而弗肯彼自肺腸學乎為己仁乎由己或聖或狂一念攸始嗟嗟李君不自暴棄我銘肯齋庸申爾志

高瞻叔敬身堂銘

劉文節公嘗為吾表兄高瞻叔名堂曰悅親書之又詩之既事與志違瞻兄參用孔曾子語更曰敬身以述劉義某為之銘曰

陽健陰順體性相成子於父母同氣異形終風之嚏陟岵之行此感彼應山夷鐘鳴是以古人跬步弗忘事君必忠居處必莊臨陣必勇取友必良髮膚之末猶懼毀傷矧受之親五事五常毋問窮達與親在庭秋毫弗盡即忝厥生豈待辱身始遺惡名曾子之敬子思之誠孟子之守孔訓益明嗟我小子風聞于兄還以贈之為堂之銘

湘鄉趙縣尉與臻芳齋銘

茅之為物可葅可莤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苴分社農綯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象陽於詩比玉瓩茸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敝文題刻桷去潔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居㵎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服

清湘滕景重處厚己齋銘

人之一心至壹不貳所居廣居所位正位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爾性爾命何關人事古之學者蓄德精義各欽厥止夫豈有為雖云善身所以善世舍曰為人孰非為己毫釐之差厥繆千里氣盈徇飾氣衰徇利氣暴耻安氣柔耻巽爾性爾命而人作止篤哉滕君念兹已久我銘申之聳善扶志

湘鄉蕭定夫佐師友堂銘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来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荆門外王

父為室廬具器備往迎之胡氏奠居南嶽實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峰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師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修業請問文公不鄙而辛教焉歲月慆邁大懼無以迓續師傳永負先志嘗裒粹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内建安真公為文題

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轂来者余以學未能信謝焉

而請至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母生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彛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玆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傅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為巳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

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籯其次愈降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循格計資況於朋友亦罕古誼相礲以文相蠱以利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於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為空文

金華邵曾習齋銘

邵曾名齋以習臨卭魏某為之銘曰

人而不學自暴自棄學而不習不有諸已其習維何灑掃進退起居飲食夫孰非事是在魯論羣言之首邵生敬兹如酌孔取

番陽許槩晉齋銘

大虛無形月星無光大明照之儀象乃章朝東夕西夏南冬北標準四遊綱維八極是孳孳者誰實使之人有明德而不自知謂莫余覿不謹闇室謂姑可已自棄自畫况以是心方之大明瞻前靡閒垂後有光被日而明

有室斯晦而心無時貫徹內外乾離同位垂象示人我猶模繪以告許君或云四上以晉為厲晉而不已夷傷乃至晉極而傷蓋以位稱不息之真何厭乎升

湘中萬伯宗宗大兌齋銘

湘中萬伯宗宗大名所居之室曰兌齋而屬予銘銘曰

朋友講習於義為大聖人觀象奚取於兌兩澤相麗衆水之滙孚實在中和柔處外同氣相感朝滋暮溉如人

相觀匪命匪誨筋骸之束肌膚之會漸摩不已睟面盎背萬君名室克自儆厲我銘申之尚轂同志

清湘蔣成父公順一齋銘

蔣君築室命之曰一原一之初冲漠無迹其物不貳其生不測兩儀其感五行異質於爻用六而蓍用七卦八玄九河圖則十引而伸之時萬時億而此一者流行不息職職芸芸各一太極驗之人心虛靈湛寂五行之端五性之實必有事焉不顯不覿是戒是懼靡徐靡亟致

用之原皆由此出始於尚絅終反天德蔣君敬之一在
爾室真知實踐亹亹無斁

渠陽唐吉佑之敬義堂銘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雖比而言有主有配如見大賓如
承大祭即事常存至壹不貳內體既直清明純粹施諸
君臣父子兄弟仁民愛物各正其位唯直故方非敬無
義聖經賢傳已約而備然非實見如食知味非篤行之
如跣視地言之雖似未睹其是我非曰能而嘗從事敢

告唐生庸輔厥志

臨江蕭應祥遺經堂銘

黄金滿籝不如一經鄒魯諺語本無足爭獨嗟是邦聖人所居魯幾何時流風蔑如漢室之初猶有魯生斂名遠跡不為利行乃自中世立經設科上誘下趨民散俗訛公孫弘後儒相十一齊魯假儒居其六七如志青紫如陳車馬亦號大儒皆出齊魯近聖人居近聖人世淪胥已爾他不暇計况所謂金敗家亡身糞壤不若而經

是倫蕭君作室榜以遺經聖賢森列爛如日星萬世雖

後聖賢同心有為若是匪今斯今

鶴山集卷五十七